

韦月侣
与《爱的变化》

□免点

冒辟疆于名篇《影梅庵忆语》中写道: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爱情产生于亲近,因为亲近就会尽量修饰,修饰中的爱情中,很少有真正可爱的人。现实中,真正可爱的人,也很少,尤其是在爱情中,男人往往是容易背叛爱情的。这不禁使我想起手头那本小册子《爱的变化》。

此书约64开,韦月侣著,属“委内瑞拉(维纳斯)丛书之一”,1935年1月20日第3版,青春出版社出版,上海南方书店发行。

韦月侣就像董小宛,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女性,可是生平鲜为人知,且许多生平细节有待考证。目前笔者只是知道韦月侣是江阴人,有个妹妹是著名影星上官云珠。韦月侣著有《波纹的爱》《一束咖啡的情书》《神秘的生活》和《恋人的归来》等等。前往江阴学习时,我曾向一位江阴文史专家请教,他也不太了解这位民国女作家。

《爱的变化》讲述了一场凄凉的师生恋。作为民国文坛的一位“爱情高手”,《爱的变化》注重小说技巧的运用。小说是倒叙形式,再配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小说的“真实性”发挥到了极致。书中的情节并不复杂,《爱的变化》共有三部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金先生别离了他的恋人(学生)沈亚英,数周后他找到了新欢逸莲。师生的爱有了变化,因为他渐渐地忘记了沈亚英。很快金先生知道“逸莲早就有了恋人”,他心中再起“波澜”,旧爱重燃。最后一次变化是他在医院中偶遇亚英。此时他才明白,自从分离后,亚英就一直“病”到现在,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他后悔了,但为时已晚,她死了。最令金先生愧疚的是他故意拒绝回复亚英的来鸿,亚英并不恨他,而是一直深深爱着他,为他消得人憔悴。沈亚英的痴情,历史与现实中也是有的,就像董小宛。董小宛对于冒辟疆的痴情,同样令人感叹:她雇船追着冒辟疆,一路为爱前行。她进入冒家后,冒辟疆遇到国难出逃,原本要丢弃董小宛,在家人的干预下,才带上董小宛。日后,董小宛依然用心服侍冒辟疆,直至香消玉殒。像董小宛、沈亚英的痴情,无论真假都是令人感动的。

说完爱情,回顾封面,方知封面装帧的精彩。绘者先绘制了一幅象征爱情的棕色蜘蛛网,再在网中间画上一颗蓝色的心,心在网中,不得动弹。也许在心动前,爱情网早已布好,像猎人一样悄悄地等待着猎物;一旦心动,真爱的人就如同鱼儿掉入了网中,哪里还有路可逃。蓝心中还有个掏空的三角形,象征着金先生与两位女士之间的三角恋会伤人心,小说也必然会以悲剧收场。

《爱的变化》感人也伤人,真心付出,全心对待,不一定就有回报,这就是爱情;甚至有时爱得深,伤得深。幸好的是,爱在变化,小说中的金先生及现实中的冒辟疆,后来都被情所动,有了忏悔,才有了小说的结局及《影梅庵忆语》的传世。

504

照一般印象,在自然科学里面,数学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但我细想想,倒觉得它又是最特别、最孤立的。

在形式上,数学应是最客观的。物理学很高端,而且可谓现代科学的冠冕,但却做不到完全客观:大到宇宙,至今为止的种种学说多是猜想而已;小到粒子,海森伯早就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即我们无法同时观测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而数学是冷冰冰的,不存在“测不准”的问题,更不必说价值观的干扰、心理因素的介入了。

可是,论研究的对象,数学又是最不客观的——它所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抑或是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虽然有文、理的鸿沟,但都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区别只在于前者研究的是自然事实,后者研究的是社会事实。而数学所研究的对象,却非世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一零



新书快递

乘雁集
周运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本书作者周运所做的便是打开学者书斋的一角,让我们得以探头看看内里的风景。作者以国家图书馆所藏近现代学人藏书,和淘书所得西文藏书为依托,为我们闲道来书籍流传的因缘趣事,以及书中批注所透露的治学线索。

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
张涛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齐白石年近花甲三上北京开始北漂,作者对齐白石在北京及周边曾经驻足的地方重新实地探访,将历史文献记载中的齐白石驻足各处的情状与现实中目前实地的场景相结合展开叙述,让历史与现实之间实现一种文本与图像意义上的交融与共鸣。结合齐白石与各处有关的历史人物或有关画作,进行与之相关的深入分析,以此建构起齐白石定居北京时期的生生活细节,以及20世纪20~40年代背景之下的北京城人文风貌。



潮汐图

林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世纪20年代,身世成谜的苏格兰博物学者H游历世界,登陆广州,在当地芦竹林中遭遇一只雌性巨蛙,成功将其诱捕,豢养在澳门好景花园。由此,奇异的笼禽困兽、寰宇新知并四海众生相,悲喜相侵地进入蛙的生命。鸦片战争前夕,H破产自杀,好景花园如大梦般消失,而蛙也将经历生与死的考验。这个根植于岭南风土的魔幻故事,从珠江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在澳门奇珍园略做停留,又探向万物有灵的江河重洋……

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
[英]马丁·莱瑟姆著 王皓源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是一个有35年经验的书商,他凭借对图书广博的知识,诚挚的热爱,将自己对书籍、书店、图书馆、作家等的认知网络全部集结在这本书中,将人类与书相关的事实、片段、回忆和蜿蜒曲折的故事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全景展现了一个爱书人对图书的解读和理解,是历史、哲学和轶事的完美结合。

反读书记(一七九)

□胡文辉

间实存之物,而是人类虚拟之物:大自然中并不存在“数字”,更不存在“零”和“负数”,数学并不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发现”,而纯然是人类的一种“发明”。

由此而言,数学其实一点也不“自然”。它虽不属人文科学,但在自然科学里也是另类,不如说是“第三类科学”。

505

当政治不再燃烧、不再灼热、不再危险,就成了历史。历史是政治的灰烬。

钱锺书首返清华(联大)执教(九)

□钱之俊

《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中,对钱锺书的大一英文课时有提及,兹做文抄公摘录如下:

英文课讲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一颗吐露真情的心》。林语堂爱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爱伦坡的作品。钱先生讲课时有人提问:“my mind to do...”这句怎么没有动词?我一看果然没有,自己怎么没有发现?可见预习课文不够细心。钱先生回答说,这句省略了一个verb to be,等于说“my mind was to do something”。我一听就立刻接受,并且模仿造句“my mind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我的心想要认识你)”,自以为能学以致用。不料回到宿舍,周基坤告诉我:他查了一下爱伦坡的原著,发现不是“my mind”后面省略了verb to be,而是前面漏了动词“made up”,可见我不但预习不细心,复习既不认真分析,也不寻根问底。这次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了。(1939年4月17日日记)

英文课讲《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课文中说:大学教育使你见到一个好人,就知道他是一个好人。钱先生说:理解就会原谅。这两句话从两方面说明了理解的重要。(1939年5月15日日记)

我是不是一个庸人?我想了又想,正如钱先生说的,这还是个问号,而不是个句号。(1939年5月16日日记)

今天起早后去上英文课,钱先生讲《自由与纪律》,课文大意是自由以不违反纪律为范围。(1939年5月22日日记)

早上第一堂英文课,钱先生讲美国心理小说家Willian James(威廉·詹姆斯)写的Habit(《习惯》)。(1939年6月14日日记)

上英文课时,钱先生说有人看了Romeo and Juliet,自己就想做一个Romeo,去找一个Juliet。(1939年6月19日日记)

英文课读Arnold(亚诺德)Why A Classic Is a Classic? Arnold说:“A classic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the majority, but is made and maintained by a passionate few.”认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和大多数人完全无关,是少数人的热爱造成了、维护了经典的存在。这和钱锺书先生认为作品的好坏和读者的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似乎是相通的。(1939年6月21日日记)